

FANGYAN DILIXUE SHIJIAOXIA XUZHOU SHI
TONGSHANXIAN FANGYAN JIECHU YANJIU

方言地理学视角下徐州市、 铜山县城乡方言接触研究

王海燕/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方言地理学视角下徐州市、 铜山县城乡方言接触研究

王海燕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言地理学视角下徐州市、铜山县城乡方言接触研究 /
王海燕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672-1988-5

I. ①方… II. ①王… III. ①北方方言-方言研究-
徐州②北方方言-方言研究-铜山县 IV. ①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2532 号

书 名: 方言地理学视角下徐州市、铜山县城乡方言接触研究

作 者: 王海燕

责任编辑: 周建国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75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988-5

定 价: 3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 一、方言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 1
- 二、徐州方言研究现状 / 4
- 三、本书的研究内容 / 5

第二章 语音专题分析 / 10

第一节 古精知庄章组今音声母的分化 / 10

- 一、徐州市古精知庄章组今音声母的分化 / 10
- 二、铜山县古精知庄章组今音声母的分化 / 12
- 三、徐州市和铜山县古知庄章组今音声母分化及联系 / 21

第二节 语流音变中声母、韵母的变化 / 32

- 一、声母的变化 / 32
- 二、韵母的变化 / 36
- 三、声母、韵母的变化 / 44

第三节 单字音调类的比较 / 45

- 一、铜山县境内的不同调类在市内混合 / 46
- 二、徐州市与铜山县部分地区调类相同例析 / 47

第四节 古入声字今音分化多样性分析 / 49

- 一、铜山县部分古入声字今音分化的多样性 / 50
- 二、徐州市古入声字历时变化例析 / 53

第五节 古遇摄合口三等今音演变例外现象考察 / 55

一、古来母字今韵母的分布特点 / 55

二、古知系今韵母的分化特点 / 56

第六节 铜山县受到周边地区语音影响现象再举例 / 61

一、铜山县境内开口呼、齐齿呼相混现象 / 61

二、古蟹摄合口端组字在铜山县境内的读音分化 / 67

小结 / 70

第三章 词汇专题分析 / 75

第一节 徐州市和铜山县使用相同词汇例析 / 75

条目分析一：父亲 / 75

条目分析二：媳妇 / 79

条目分析三：剪(动作) / 82

条目分析四：排队 / 84

条目分析五：蹴、爽(动作) / 86

条目分析六：一种用鏊子焗熟的小而圆的面饼 / 88

条目分析七：“不知道”的不同语序的分布 / 90

条目分析八：总是 / 92

条目分析九：什么时候 / 94

第二节 徐州市融合铜山县境内的不同说法例析 / 97

条目分析一：祖父、外祖父 / 97

条目分析二：在鏊子上翻烤焗熟而成的很薄的面饼 / 101

条目分析三：去皮的荆条编制的带提梁的圆筐 / 104

条目分析四：追赶 / 106

条目分析五：上午、下午 / 108

条目分析六：饺子 / 112

条目分析八：麯的搭配范围 / 117

第三节 徐州市词汇演变现象例析 / 119

条目分析一：外祖母 / 119



条目分析二:啄木鸟	/ 123
条目分析三:流星	/ 125
条目分析四:启明星	/ 127
条目分析五:吃晚饭	/ 129
条目分析六:重阳节	/ 133
条目分析七:表述家中大事所用的量词	/ 134
第四节 徐州市特有词语举例	/ 136
条目分析一:老鼻子了	/ 136
条目分析二:过去的几天	/ 138
小结	/ 140
第四章 徐州市、铜山县城乡方言接触特点	/ 144
一、徐州市方言的“漂移”现象	/ 144
二、铜山县方言的封闭性	/ 150
三、徐州市方言的保守与开放	/ 156
结语	/ 159
参考文献	/ 161
后记	/ 165



第一章 绪论

一、方言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方言地理学是 19 世纪 80 年代欧洲兴起的一门科学,又称为语言地理学^①。语言学家对方言口语的研究日益重视,促成了方言地理学的建立。德国语言学家 G. 温克尔(1852—1911)拟根据 19 世纪新语法学派提出的“语音演变无例外”的假说来确定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的边界线,并对这两大方言区交界处的杜塞尔多夫地区的方言进行了邮寄调查。1881 年他绘制了第一组方言地图,共 6 张,包括 30 个调查项目。1896 年瑞士人 J. 吉耶龙(1854—1926)主持法国方言地图集的绘制工作。他派 E. 埃德蒙对法国及邻近的法语区的 639 个点进行了实地调查。这部地图集共分为十三册。以后的大规模方言调查大多以吉耶龙的方法为蓝本,加以取舍增减。1915 年,俄罗斯方言地图稿出版,1928 年以后 K. Jaberg 和 J. Jud 绘制的意大利方言地图规模宏大,奠定了欧洲方言地理学的基础。后来陆续出现了丹麦、瑞典、罗马尼亚、美国、新英格兰等国家或地区的方言地图。

方言地理学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语言事实,即每一个方言特征(不论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方面的)都有一定的分布区域,不同的方言特征可以有或者往往有不同的分布区域,即方言差异在空间上总有体现。方言地理学有几项主要工作:一是记录某些方言的特殊成分或者结构;二是对个别方言进行局部或者全

^① 目前在称说方面存在“方言地理学”和“语言地理学”两种说法,如柴田武、多扎使用的是“语言地理学”。本书采用“方言地理学”这一说法。

面的描写;三是调查一种语言在整个或者局部地区的一些差异;四是划分方言区;五是说明语言内部差异产生的过程和原因。

现代方言地理学是为了寻找方言边界和验证新语法学派的“语音演变无例外”假说而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语言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M. G. 巴尔托利等想用典型的方言分布研究法来替代历史比较法,形成了所谓的新语言学,后来被称为区域语言学。从50年代中期起有学者展开了结构方言学的尝试。60年代,对城市里不同阶层的语言的研究就发展成为狭义的社会语言学,也称社会方言学或者城市方言学。6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生成方言学。70年代开始,有些语言学家尝试建立多变体语法并用来描述语言内部变异的连续性以及个人同时能掌握多种语言变体的能力。

方言地图是方言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它主要是用地图的形式来标示方言分布及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情况。方言地图的绘制建立在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基础之上,关于语音符号的内部统一以及调查点的疏密和选择都要严格地规定,力求精确记录方言现象。相比较而言,方言地图的优势在于:首先,所标示的方言地理分布及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情况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可以让语言发展现阶段的面貌以空间分布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次,把某种语言内部各方言及其特征放在一个平面上,便于直观比较。此外,由于语言分化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现代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往往能透露出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情况,而这些往往在历史文献里难以发现。袁家骅等认为:“这就克服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存在的某些困难,提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用以‘构拟’古音最强有力的根据。”^{[1]12}

方言地理学在国内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朦胧期;第二阶段是蓬勃期。

第一阶段是国内学者接触方言地理学的早期。当时国内除了一些书中附带、零散提及外,还没有关于方言地理学方面的专著。石汝杰发表在《国外语言学》第1期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2]一文,应算是最早系统介绍方言地理学的力作。文中对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贺登崧神父关于中国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相关成就等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是,可惜的是,由于大家对方言地理学的接触较少,这篇力作并未引起广



泛关注。

五年后,石汝杰、岩田礼翻译的《汉语方言地理学》^[3]一书正式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线。这一著作为国内方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也是首部正式进入国内的方言地理学的论著。它是由被誉为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先驱比利时贺登崧神父所著。贺登崧神父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应用方言地理学的理论来研究汉语,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本书记录了他对大同市东南部方言进行的四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他提出,方言是各种文化现象中的一部分,应把语言调查和民俗的、历史的调查结合起来。书中还概述了汉语方言、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方言实地调查的方法等。应该说,这本书对大家了解、学习汉语方言地理学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然而,这部著作对当时的汉语方言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外来理论要有一个被大家认知、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也与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方言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有着极大的关系。但书中的一些观点还是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争议。如贺登崧提出:“但是学者们还没有摆脱对书面语的极度崇拜。因而在做语言调查时,就是让被调查人读字表,这样,几乎就无法了解方言的现实情况。”^{[3]5}这种观点与传统汉语方言的研究方法区别较大,曾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

但是,这不意味着方言地理学在汉语方言研究中没有进展。日本学者岩田礼在方言地理学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些实例。1995年,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4],后来又合作撰写了《江苏省连云港地区的语言地理学研究概要》^[5](岩田礼,苏晓青),《江苏省东北部方言的语音变化的考察》^[6](岩田礼,苏晓青)等,在运用方言地理学理论对汉语方言某个特定区域内语音词汇差异现象进行考察分析方面,做了很有启发性的探索。四川师范大学李恕豪所著的《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7]一书也已出版。

在这期间,学者们也对方言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如曹志耘^{[8]5}认为,在中国不仅有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必要性,而且“我国语言种类和系属多种多样,汉语方言纷繁复杂,语言、方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情况迄今远未研究清楚,非常适合进行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甚至可以说中国是当

今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沃土”。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方言地理学的蓬勃期。2005年以后,随着几部影响较大的方言地理学成果的问世,汉语方言地理学迎来了它的“春天”。项梦冰、曹晖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9]问世,并于2015年再版,其定位为“带有教材性质的学术专著”(项梦冰,曹晖2015,再版序1)。2006年Richard Vanness Simmons、石汝杰、顾黔合著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10]面世。该书采用密集布点的调查方式在江苏境内数十个县市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结合方言地理学的方法对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界问题提出见解。书中对方言地理学相关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方言地图的绘制和分析等都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岩田礼2009年在《汉语方言解释地图》^[11]一书中不仅介绍了地理语言学的概念、方言地图的制作及汉语方言的具体表现,还以49个语言条目制作了95幅地图(有的条目有两至三幅或四幅地图)。这本书不仅为汉语方言地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而且在实例操作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近年来,随着对方言地理学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不同方言区(点)的方言地理学方面的研究^[12]。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二、徐州方言研究的现状

徐州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的一支。有关徐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内容前贤已经做过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并有诸多著作问世。1960年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写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3]记录了徐州方言的语音、词汇,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较可靠的比照材料。近些年来学者对徐州方言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李申著的《徐州方言志》^[14]记录了徐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内容,并分析了各个方面的特征,包含内容丰富。苏晓青、吕永卫编纂的《徐州方言词典》^[15]收录了九千多条词条。另有关于徐州方言的专项研究。如李申《徐州音和北京音的异同》^[16]、《徐州方言的儿化研究》^[17];张喆生等《徐州方言本字举隅》^[18],苏晓青《徐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李申《徐州方言的语音变化》^[20],张爱民《徐州方言形容词》^[21],苏晓青等《徐州



方言单音词汇释》^[22]、李申《徐州方言的讳饰语》^[23]、《徐州方言词汇(上、下、统稿)》^[24]、张爱民《徐州方言詈词“丈人”的词义词性变化和句法特点》^[25]、李申《徐州方言语法散札》^[26]等(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地方志中对徐州方言也有记载。最早记载徐州方言的地方志是吴世熊、朱忻编纂的《同治徐州府志》^[27]。相比之下,新编地方志更加重视对于徐州方言的辑录。如徐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徐州市志》^[28]中记载了语音分析、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特点,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江苏省志》^[29]中记载了徐州方言的语音、词汇。另有一些各地方县志编委会编写的各县县志记载了徐州方言相关内容,如《铜山县志》^[30]、《丰县志》^[31]、《沛县志》^[32]、《睢宁县志》^[33]、《邳县志》^[34]和《新沂县志》^[35]等。上述县志都有方言卷,并分别对各地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写^①。还有的乡志也收录了关于本地方言方面的内容,如潘塘镇人民政府编写的《潘塘乡志》^[36]中收录了当地人们日常使用的谚语、歇后语等。

三、本书的研究内容^②

目前,对徐州方言的研究已经深入诸多领域。但就方言范围来说,一般意义上,大家所说的“徐州方言”是指包含一市六县在内。后《徐州方言词典——引论》^[15]中把徐州这个地名进行了细化,提出了“大徐州市”这个概念。^③大徐州市包括:徐州市区以及下辖的六个县和一个区,即铜山县、丰县、沛县、邳县、睢宁、新沂和贾汪区。但是一般学者在论述中少有特别指明的。

① 各县志收录内容有差异,有的县志中记录了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的内容,如《睢宁县志》、《邳县志》;有的只记录了部分内容,如《新沂县志》只记载了语音、词汇两方面的内容。

② 本书中所考察的“徐州市”仅限于徐州市区,并以1985年的行政区划区域为参照。本书为了称述方便,用“徐州市”一说代指“徐州市区”。在铜山县境内的西北部马坡乡和沿湖乡等地靠近微山湖一带有一部分居民,据当地人反映是由山东省迁徙而来,最初居住在徐州市沛县北部沿微山湖岸一带,由于受到当地人的排挤和驱逐向东迁居。后来,在沛县和铜山县交界、靠近微山湖岸的地区定居至今。他们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与外界接触极少,至80年代才开始与外界有了较多的接触。这个地区的语言基本保留原有的系统,与铜山县其他地区的语言差异较大。本书对铜山县方言的描述不包括这个地区的语言特点。

③ 据词典编纂者苏晓青先生告知,“大徐州市”的概念是李荣先生在亲笔审订修改词典引论时提出的。

此外,该词典还从地域差异着手,在大徐州市范围内重点比较了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的差异。遗憾的是:其一这不是该词典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二因篇幅所限,因此只对一些主要的特点进行考察,而未加细化。不过,通过这种粗略的比较,我们已经能够明显地看出徐州市区、东南县市和西北县份三者之间的主要差别。这是关于大徐州市内部差异考察的主要论述。

《铜山县志》^[30]有关方言的记载部分也论及了铜山方言与徐州其他县市方言的差异问题。书中提到:“由于铜山县的地理环境(分布在徐州城区的周围)所决定,铜山方言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上,都同徐州城区方言保持着很大的一致性。”从书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更侧重突出铜山方言与徐州城区方言的一致性。这可能是与其选取的调查点和观察角度有关。

从徐州市与其他五县的地理位置关系比较来看,徐州市和铜山县的地理位置关系特殊:徐州市完全被铜山县所包围,形成了一个“县廓市”的地理格局。铜山县的东西两面分别与邳县、睢宁和沛县、丰县交界;南北又分别与安徽省和山东省接壤。因此,在地理位置上,铜山县完全阻隔了徐州市和其他地区的直接接触。徐州市和铜山县在语言使用上也呈现出一种最为直接的影响与被影响的互动关系。当然,地理位置对语言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但是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等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铜山县和徐州市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37]120}。徐州市古称彭城,因尧封彭祖于此而得名。春秋为宋彭城邑,战国属楚。秦置彭城县,属泗水郡,治所在今徐州市。西汉宣帝设彭城郡,辖彭城等七县。东汉章帝改为彭城国,统八城,彭城即其一。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徐州为彭城郡,辖十一个县,彭城为首县。唐武德四年(621年)改郡为州,徐州领彭城等七县。北宋时,徐州辖彭城等五县、二监。元初彭城县废,并入徐州。明朝,徐州直辖于南京,领萧、沛、丰、砀山四县。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徐州升州为府,增置铜山县为治所。徐州府辖七县一州,即铜山、萧、沛、丰、砀、宿迁、睢宁和邳州,直至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后,废徐州府,留铜山县,驻地仍在徐州城。1938年5月徐州沦陷,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析置徐州市,徐州才和铜山县分离。1948年12月1日,铜山全境解放,境内有铜山、邳睢、萧宿铜、铜北四个县的建置和徐州专区。1949年4月,铜山县划归徐州市所辖,隶山东省。1960年5月,铜山县划归徐州



市领导,1962年6月铜山县复归隶徐州地区。1983年3月徐州地区撤销,铜山县隶属徐州市至今。

铜山县和徐州市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者在语言上必定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近年来徐州市和铜山县之间的行政区划范围变换调整较为频繁,另据2010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撤徐州市铜山县,改为徐州市铜山区。因此笔者拟以1985年5月的行政区划^{[30]120}(两地行政区划范围稳定期最长的阶段)进行考察。当时铜山县境内共有三十八个乡,一个县属镇。它们分别是:何桥乡、黄集乡、马坡乡、郑集乡、柳新乡、刘集乡、拾屯乡、夹河乡、汉王乡、三堡乡、棠张乡、潘塘乡、张集乡、房村乡、郭集乡、伊庄乡、吴桥乡、单集乡、毛庄乡、吴邵乡、徐庄乡、大许乡、太山乡、塔山乡、耿集乡、汴塘乡、茅村乡、柳泉乡、利国乡、江庄乡、青山泉乡、大泉乡、紫庄乡、大吴乡、大黄山乡、鹿庄乡、吕梁乡、沿湖乡和大庙镇。

方言地理学认为,政治边界和地理障碍常常限制语言演变的扩散以及不同方言的互相影响。两地距离的远近及交际网络的疏密跟语言演变扩散的速度及相互影响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两地政治、文化地位高低不同又经常决定语言演变的扩散方向。各种社会因素,如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也与人们语言的差异有对应关系,有时还决定语言演变的扩散方向^{[38]2}。徐州市和铜山县之间的“乡廓城”和“城辖乡”的互动关系与两地语言间的扩散及演变关系密切相关。因此,本书着重考察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语言使用上所显现的差异。同时,由于铜山县的外围又与其他地区接壤,如安徽省、山东省及隶属于徐州市的其他毗邻县,这种接触带来了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并集中体现在铜山县境内不同方向的方言差异上。据此我们可以解释铜山县境内方言产生差异的缘由。通过对语言的地理分布以及扩散方向趋势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并不是滞留在铜山县境内,而是沿着一定的方向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通过对两地方言接触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演变轨迹,从而推测出语言变化的各种形态及其成因。

结合徐州市、铜山县两地的方言特征,本书主要选取了语音、词汇两个方面进行专题式分析,并围绕两个主线展开论述。第一条主线:政治边界对语言演变的扩散和不同语言间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从而造成的城乡之间语言使

用上的差异。徐州市在语言使用上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1)融合性强。徐州市融合了来自铜山县境内不同方向的语言特点。加之城市中心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大的流动性,语言在此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合。(2)徐州市语言演变发展的速度相对较快。通过与铜山县境内的语言现象比较可以发现,徐州市的语言发展呈现了新的趋势——保守与开放并存。(3)徐州市和铜山县部分地区语言特征相同。这种一致性同时具有“漂移性”。第二条主线是,距离的远近以及交际网络的疏密对语言演变扩散的速度以及影响。铜山县南与安徽省萧县接壤,北与山东省枣庄市毗邻,东接邳县、睢宁,西靠丰县、沛县。县境周围不同语言的特征直接影响着县境内部方言的演变。来自不同方向的语言势力的影响在铜山县不同方向沉积,形成了铜山县内部的差异。而铜山县的这种语言内部差异在与徐州市语言接触过程中又产生了相互影响。

方言地图是方言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它是通过地图的形式来标明方言分布以及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情况。方言地图的主要作用在于它所标示的方言地理分布以及方言特征都被放到了一个平面上,便于进行直观的比较,并且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推知语言的演变轨迹。同时,方言地图使语言发展的现阶段的空间分布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由于语言分化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现代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往往能透露出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的情况,而这些往往是历史文献里所找不到的。从方言地图中我们可以进行语言(或者方言)间的比较,对语言变化进行历史的研究提供扎实的素材,并且据此也能判定语言的、文化的地域界线,用于研究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影响^{[3]27}。

方言地图的绘制是建立在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基础之上的。关于语言符号的内部统一和调查点的选择都要严格地规定,以便精确记录方言现象。目前大家普遍采用方言地图有如下几个类型:特征图、同言线图、分类图和方言区划图。本书从两地方言特性考虑主要采用方言特征图,用以反映每一个调查点的方言表现在地理上的分布。主要做法是:将某一个用于比较的项目在各地的不同表现用圆点标记法标记在地图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表现就设计多少种符号,再将这些符号一一画在相应的方言地点旁边。在每一幅地图旁边都标有对应的图例用于对照语言现象,有多少个调查点就标多少个图例。在地图中用文字标注出徐州市和铜山县境内每一个乡镇的代表点,乡镇的代表地点一般是该乡



镇的政府所在地。语言符号尽量标注在相应的文字附近,但是因能力有限,所以精确度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通过对方言地图的解释,我们能弄清楚因历史变化而造成的连续层中的新旧层次以及一种变化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传播的状态^{[3]6}。本书所绘制的方言地图还主要用于反映徐州市和铜山县方言之间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

第二章

语音专题分析^①

第一节 古精知庄章组今音声母的分化

一、徐州市古精知庄章组今音声母的分化

关于徐州方言古精知庄章组今音声母的分化已经得到了前贤的诸多关注。《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3]52}中所述的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徐州方言中的分化规律如下：“精组声母今音读 ts、ts^h、s。庄组声母今音开口读 ts、ts^h、s，今音合口读 tɕ、tɕ^h、ɕ，例如：‘沙’_csa，‘债’_ctseɤ，‘炒’_cts^hɔ，‘插’_cts^ha^②，‘色’_cse，‘生’_csəŋ，‘抓’_ctɕua，‘刷’_cɕua，‘床’_cts^huaŋ，‘双’_cɕuaŋ，‘崇’_cts^huŋ。知组声母二等韵和庄组声母相同，今音开口读 ts、ts^h、s，今音合口读 tɕ、tɕ^h、ɕ，例如：‘茶’_cts^ha，‘泽’_ctse，‘摘’_ctse，‘撞’_ctɕuaŋɤ，‘桌’_ctɕuə。知组声母三等韵一律读 tɕ、tɕ^h、ɕ。例如：‘猪’_ctɕu，‘池’_cts^hɿ，‘追’_ctɕue，‘直’_ctsɿ，‘中’

① 关于本书使用标记的说明。(1)凡是引用的资料，保留原文的体例。(2)笔者自己的语音调查结果的注音方式一律采用国际音标，并且外加方括号。(3)文中需要解释的相关内容采用脚注的形式说明。脚注编码注在字的右上角。(4)引文右上角用方括号括起来的编号为参考文献的编号，方括号外面的数字为引文在参考文献中的所在页码。对应的说明请参阅“参考文献”。

②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徐州方言志》以及《徐州方言词典》、《徐州音系》中所记音中有[ɑ]或[a]、[ia]或[ia]、[ua]或[ua]韵等，音值上有差异，但不具音位性质。本书引用时保留原文的记音方式。下同。



ㄘtɕuŋ。章组声母止摄开口读 ts、ts^h、s，止摄合口和其他各摄都跟知组三等相同，一律读 tɕ、tɕ^h、ɕ。例如：‘支’ㄘtsɿ，‘齿’ㄘts^hɿ，‘示’sɿ，‘世’ɕɿ，‘水’ㄘɕue，‘专’ㄘtɕuæ，‘唱’tɕ^hɑŋ，‘叔’ㄘɕu。

《徐州方言词典》^[15]¹⁶中描述如下：“古精组字（洪音）今声母为[ts ts^h s]。古知、庄、章三组字，今声母分化为[ts ts^h s]和[tɕ tɕ^h ɕ]。古知组二等字、庄组字、章组止摄开口字读[tɕ]组声母，跟古精组字同音。其他情况下的古知、庄、章组字，今读[tɕ]组声母，和古精组字今读[ts]组声母不同音。”《徐州方言志》^[14]⁹⁻¹⁰中也论述到“徐州的[ts ts^h s]三个声母的字，北京音分化为[ts ts^h s]和[tɕ tɕ^h ɕ]”。《中国语言地图集》^[39]中对此的描述是：“郑曹、蔡鲁、洛徐这三片的主要差别是古知庄章三组字的今声母。洛徐片古知组二等字，庄组字，章组止摄字，今开口读[ts、ts^h、s]，跟古精组字同音。其他情况下的知庄章三组字，今读[tɕ、tɕ^h、ɕ]，和古精组字不同音。”关于徐州地区的知庄章组字的分化，熊正辉^[40]把它归入昌徐型。昌徐型今读开口呼的字，知组二等读ts组，三等读tɕ组，庄组全读ts，章组除止摄开口三等读ts组，其他全读tɕ组。昌徐型知庄章组今读合口呼的字，有的方言全读tɕ组，如徐州话。另外，《江苏省志一方言卷》^[29]⁶⁶⁷⁻⁶⁸⁴中收有“徐州市同音字汇”。比较来看，“徐州市同音字汇”收录的内容与《徐州方言志》中的“徐州同音字表”基本相同，语音演变规律相似。本书拟采用后者的记录为主要参照内容，下文中对“徐州市同音字汇”不再赘述。

以上的描述均表明徐州市古精组字^①现在绝大部分读[ts]组^{②③}。关于古知庄章三组字的声母分化情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徐州音系》^④及《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所记的大多是古知组二等字、庄组字、章组止摄今开口字读[ts]组声母，跟古精组字同音。其他情况下的古知、庄、章组字，今读[tɕ]组声母，和古精组字今读[ts]组声母不同音。《徐州方言志》中所记录的稍有不同，

① 通过上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关于徐州市的古精组字今音分化规律是仅就今音读洪音的字而言的，因此为了称述方便，本书在此也不再赘述这种限制条件。

② 为了方便起见以[ts]组代表[ts ts^h s]；以[tɕ]组代表[tɕ tɕ^h ɕ]。下同。

③ 《徐州音系》中古精组字中有一例是例外：“撮”的又音[ㄘts^huə]。

④ 《徐州音系》的主要记录者、发音人与《徐州方言词典》大体一致。《徐州方言词典》中没有收入同音字表，《徐州音系》可以看作是这一项的补充。